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三 卷四同

聽九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熙校

內篇

齊物論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一節從言者有言上來而今且把人之有言與此相類或不相類者皆相與爲類如此以爲是而彼亦以爲是此以爲非而

彼亦以爲非固相類矣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者亦同其非此以爲非而彼以爲是者亦同其是皆相與爲一類則與彼之說無異而不爭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請齊言之請試言之也前有言於此者人之言也此我則有謂者我之言也雖然又下一轉究觀天地萬物之初有無俱無無無亦無無有無之說乃起於後世則人之有言固不足憑而我之有謂豈爲眞的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

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秋毫之末本小然既曰秋豪之末不可復加矣謂之大可也太山之外猶有大者焉亦可謂之小殤子本夭然名爲殤子不過得年如此謂之壽可也彭祖之外猶有壽者焉亦可謂之夭但以天地萬物觀之初無分別人之生也身中便具一天地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莫不然是萬物與我一體何分於小大壽夭夫既爲一則不容有

言矣儻說箇一字則其言便長而是非無窮矣故只當反乎虛無之初以因其是而已又應前因是字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又以道與言對說畛又密於封矣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倫次序也義合宜也旣次序之而又逐事要合宜分別也辯又詳矣競主心言爭主力言左氏傳曰不心競而力爭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史書也周禮小史掌
邦國之志言天地古今聖人皆所不言議
詳於論辯詳於議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
也聖人懷之
卷藏之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欲見之而反不見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

音慊口銜物也爲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嗛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

不恃勇而害物昭揭之則不足爲道辯之則有不及處拘於常所愛則仁有限而不成仁矣

○廉清而不信

以清潔自許則不足取信於人

勇忮而不成

恃勇害物則不成大勇

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园圓也大道不稱至大勇不忮五者本圓

活道理道昭而不道至勇忮而不成五者

却拘執了是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

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葆養也未知此理則曰莫若以明既得此理則養其光曜矣○此一段分爲五節第一節以芒字結第二第三第四皆以以明字結第五以葆光字結芒者明之反光者明之盛也大意只說外則因是而內則自明其眞故凡言因是者五而言以明者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宗膾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三子者三國之君猶尚也存在也若浟也三子處於僻陋未見德化如蒙蔽草莽之間何足芥蔕惟當反之吾德耳日猶有照所不及十日並照則無不及矣況德之照臨何害於日三國雖僻陋亦將斬蓬藋披荊棘而來率化矣何以伐爲

齧缺問乎王倪曰

高士傳王倪堯時賢人天地篇云齧缺之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

王倪反問齧缺

民溼濕字寢則胥疾偏死

體一邊不仁

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

○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莽趙充

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蝍且甘帶（且音狙）

廣雅云蜈公也帶蛇也

鴟雅耆（耆讀作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

獦也音葛牂也

以爲雌

猵狙以猨爲雌也

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麗讀作[illegible]）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齧缺以王倪爲至人故怪其不知
王倪曰至人神矣
　　王倪以爲別有至人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
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
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
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不拘拘於循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謂說也人之無說者獨有說道是也人之
有說者獨無說是非是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
以為妙道之行也

夫子瞿鵲子師孟浪猶泛濫也其師自以
前所言者泛濫之言耳而瞿鵲子聞之則
以為妙道而行之

吾子以爲奚若

又質問於長梧子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耳聽而心瑩

而丘長梧子名也何足以知之

謙辭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

雞司夜

見彈而求鴞炙

譏其欲速不達未聞要道也

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

妄者亦謙辭言己亦不能的知妙道試以

謬妄爲汝言之汝亦以謬妄聽之如何

旁日月挾宇宙

此是長梧子與瞿鵲子說妙道語道家亦

煉以日月爲藥材以宇宙爲鼎器故丹經

有手搦烏兎宇宙在身之說旁者隨之以

運挾者持之以用

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脗合者太極判而爲陰陽人具一太極則

身中自有陰陽配對相與脗合即前所言有情無形而人所當自爲也滑涽者耳目鼻口心思之欲使人滑亂昏沉即前所言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而人所當棄置也以隸相尊者爲之者爲尊賓之者爲隸即前所言其有爲臣妾乎其有真君存焉而人當明吾眞宰使百骸九竅六臟聽命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

愚芚愚蒙也參合也衆人役役情慾之中

聖人獨抱一守中如愚蒙然參合萬歲之運而一成其純全之功丹經火候凡三萬六千日之工程於一時正此之謂一成純者所謂打成一片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上文元說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故末後又自罵倒了大見解人以脩煉爲小術不足爲也有生有死萬物皆然而

修煉者以此道授受相與蘊藏於身獨爲長生不死亦惑矣弱曲禮曰二十曰弱喪亡失也弱喪少年亡失其家不知所歸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明非驪戎男親女戕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喻下文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又譬喻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

分貴賤也

固哉

陋也

丘也與女(音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說者亦是夢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至怪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音蟹者

解脫然也

是旦暮遇之也

以萬世爲旦暮言難遇此人恐終無有若萬世之後一遇之猶旦暮之近也下文却言未遇此人則無能知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上貪闇切

黮闇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委他人質正之則人固領受此糊塗不明矣亦安能正之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也而待彼也邪

言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而待彼萬世之後大聖人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

瞿鵲子就問也此亦道家常語故以為問

曰長梧子答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凡事惟當是人之所不是凡言惟當然人○

之所不然吾所是者若果為是則此事固是他事雖不是亦不必校其為異而辯之吾所然者若果為然則此言固然他言雖不然亦不必校其為異而辯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化聲猶書所謂聲教孟子所謂仁聲之聲言聞風而化也人待聲聞而化何似不待聲聞而化之為妙無辯已善矣併聲亦無之又加一等也

和之以天倪

天者自然之謂倪者端倪也纔發端便出於自然之天不待其顯著此謂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

游衍也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振發也寓止也無竟無極也發於無極故止於無極

○罔兩問景音影曰

罔兩影外微陰向云景之景也髣髴無有
中與影爲兩故名罔兩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所待形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形之動也又有使之然
吾待蛇蚹蜩翼邪
蛇蚹蛇腹下齟齬可行者蛇以蚹行蜩以
翼飛二物旣蛻則爲不能行不能飛之形

矣吾所待之形其猶蛇蚹蜩翼一旦神去則不能以自動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人之言有然不然者猶形也吾之然之與不然之猶影也而所以然所以不然者猶形不能自知其行止也則吾惡能知之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飛貌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蘧蘧𢘅遽貌

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

與

覺亦是夢則似蝶夢爲周矣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周與胡蝶必有分别而不能自知也則是非彼此之判安能知之

此之謂物化

此謂萬物變化之理玩物之化則物有不必齊者矣此篇以齊物名故仍收歸物字上結

南華第二篇世稱難讀今析爲三大段自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爲第一段於中小分三節初述子綦師弟子問答之辭次地籟次天籟自非彼無我至此之謂葆光爲第二段於中小分五節初因子綦天籟之說言人自有眞宰而芒昧不知第一節以後多摘公孫龍之辯第二節摘是非第三節摘彼是第四節摘非指非馬第五節推其弊不若無言爲尚自堯問於舜至篇末爲第三段不過引證以終前段之義布置亦如前篇於中

小分四節第一節言德之進乎日所以申前以明之意第二節言至人超乎生死之外何有是非第三節言道亦不必脩何有是非第四第五說兩箇譬喻只就人身上有不能知安能知是非故惟有聽物之不齊而自齊耳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內篇

養生主

此篇言養生之主先言養生者當順其生後言雖云養生盡九十三實視死生為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近附近之近緣順也督中也衣背縫之中日督亦取此義爲善者必有名稱爲惡者必有刑罰善養生者釋知而善惡兩忘謂其爲善則無近名之美謂其爲惡則無近刑之禍蓋無善惡之迹則自超乎刑名之外但順吾之中以爲常老氏所謂中者抱一守中之中非謂夾善惡中間也朱子書皇極辯後非之未必是其本指

庖丁爲文惠君梁惠王解牛引喻養生手之所觸肩之所倚

用力而肩斜

足之所履膝之所踦(音紀以膝柱之)砉(音間)然嚮(音響)然

奏刀騞(音畫入聲)然

砉聲猶微嚮則可聞矣騞則聲大矣奏刀

者其用刀有節奏如奏樂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猩字之訛)首之

會

左傳註桑林殷天子之樂禮記射義諸侯

以貍首為節又曰貍首者樂會時也又曰

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舉此二樂章者為

湯禱桑林以身爲犧牲諸侯歌貍首以射
　首不來朝者皆於解牛有取義也
文惠君曰譆（音熙歎聲）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知止而神欲行
　目之官司視
依乎天理
　天自然也理條理也牛之身體其間有天

[illegible]九　十四

生自然之條理依而解之

批音扳大郤隙同導大窾空處因其固然技經肯綮

苦挺切之未嘗

肯綮筋骨交結處

而況大軱音孤大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但割肉而不中骨

族衆也庖月更刀折也

折斷其骨故損刀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前言三年此言十九年積至一章之數也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刃者刀之鋒鋩硎磨刀石也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或）然已解（諸上）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又下一轉雖是吾之用刀固善矣每至族

庖用刀之時吾見其爲之甚難則又不敢自恃惕然爲之戒懼昔之不以目視者視爲之凝止昔之神行者行爲之遲緩昔之游刀有餘者動刀甚微焉乃至謋然已解如土之委地則提刀而立爲之四向顧盼而目空無人爲之躊躇少立而滿愜其志於是善其刀而藏之養生之道何以異此

公文軒

公文氏軒名宋人

見右師

宋官有右師左師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偏則爲介刖而爲右師如孫臏之類

天與人與

莫是天命歟莫是人所致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自言自答曰此介者出於天非人也人必有兩足相與今乃獨足是出於天矣言遣刖亦是命當如此無非天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求也）畜（音畜）乎樊中（籠也）神雖王不善也

雉在澤中飲啄自如不求就養於樊籠若在樊籠神雖養得完全終是局促不以為善言獨足何妨但居右師之職既有官守寧無禍患（[illegible]）此失其養生之道者也

十六

老聃死秦失（讀為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老聃弟子問秦佚非老聃之友邪秦佚曰然弟子曰既是老聃之友豈能無情今弔

焉三號而出可乎

曰然曰秦佚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其指老聃始吾以弟子爲是老聃之徒而今見其非也謂未免世俗之情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會猶感也遁天遁逃天理倍情違背眞情忘其所受忘其受命於天者自有一定之

數也刑罪也言向時入弔見老少哭之過
哀彼其所以感會於心必有不求其哀而
自哀者曰哭曰言者哭而且言也此是遁
逃天理違背眞情忘其受命之初者也上
古虛無恬淡之世若有如此便是逆天底
罪人責弟子典喪之過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音玄解）
生者適然而來如時之忽至死者適然而
去如時之順去安其時則生不足樂處其

順則死不足哀帝即天也帝之縣解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稟受以生便有喜怒哀樂吉凶悔吝爲其所縣係若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天之所縣係者解散矣上古之人皆如此故秦失止於三號而出也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又說箇譬喻以明死生之理如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盡及火相傳燒而不知其即時磬盡人未有不死者哭之何爲過哀

前二節言養生後一節言死生如一視死生如一乃所以養生也學道者當以此爲養生之主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四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五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鼎校

內篇

人間世

言能高飛遠走不在人世間故此篇言所以處人間世之道

顏回見音現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出公輒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量猶進十也澤如雲夢之類蕉草也言死者
甚衆以其國準之澤國人之死如澤中草
焉即陳逢滑曰吾日敵於兵暴骨如莽民
其無如者動觸刑戮無所逃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

醫門正欲人之多疾以行其術猶亂國可
以行其道

願以所聞思其則

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治衛之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
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
己者未定何暇至也及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
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確實
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厚信矼於氣質故言未達人氣不爭在於
心意故言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讀作述）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音災）人菑人者

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句）且苟為悅賢

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汝也）唯無詔王

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

目為其所眩 號十

而色將平之

色與之和平

口將營之

營救自解

容將形之
　爲孳跽之形
心且成之
　且遂成其非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不能正救更添其過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
　彼順其始之惡無有窮極汝若諫之則必
　以汝言爲不信厚怒汝而不免於刑戮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
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
其君因其脩以擠（音祭）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音墟）厲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
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音升）也而況若乎
　叢枝胥敖欲與堯爭名實有扈欲與禹爭
名實堯禹猶且不能堪而伐之何況於汝

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正而謙虛所以盡乎己黽勉而專一所以入乎人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以充陽之性自為充足甚揚揚得志也采色不

○定常人之所不違者喜怒無定人莫敢逆○之也案與按同感觸也容與猶縱肆也因按抑人之觸已以求縱肆其心也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者言逐日積漸之德且不能成何況大德乎執固執也訾毀也彼將固執而不化汝必外與之合而心內亦不復訾毀之矣然則汝之所謂端而虛勉而一者豈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前所謂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

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顏回更說此三條內直而外曲者由內徑直而外爲委曲也成而上比者舉其成說上合於古人也內由徑直則順乎其天故曰與天爲徒天子與己皆天之所子是己與天子皆子而已何能相勝而獨以己言求人之從是已乃勝於天子邪若能知此

理而不以已求勝則全天所以皆相子之
意故曰若然者謂之童子言尚如童子時
未分是非也比之謂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
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
外爲委曲所以周旋人事故曰與人爲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
之謂與古爲徒

舉古人之成說以告之其言不過誦說教詔而實所以爲箴規蓋以此乃古人所有之言非吾所有也如此則雖直不至爲害此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

不能閒諜入之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已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猶是自師用其心者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符猶言性也揚雄答賓戲愼脩所志守尒天符言性與天符故謂之符如符券然聽聲則止於耳心思則止於符唯氣則無所

思惟虛而待物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未知道則百骸無所聽命實自是一顏回既得道則唯虛而已何有此身哉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禽爲喻衛以其國爲樊籠顏回欲往衛如入樊籠焉但當入游其國而無感動其

赫奕之名謂之入游則雖入而有遨遊自。得之意不拘於所遇若得入則諫若不得則止不必定要得入也却言得入後居止之道衛本非可居無一門而無毒但得一宅以居而寄此身於不得已可也寓寄也不必執著之意如此則得與衛侯相近矣幾近也此是教顏回且入身去住待居久而自化也下文却教以化之之道

絕迹易無行地難

人要絕滅蹤跡易而無行地難欲不見蹤

跡何如無行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雖是人事便有天理人可欺而天不可欺

○此四句言顔回當泯形迹黜浮僞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喻下句

聞以有知知上去聲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無知之知乃大知未聞有如此人○此四

句言顔回當外智巧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却告顔回以虛心之説瞻彼門闋之内有

室猶人身之有心也虛室無蔽礙則自然
生白而百祥萃止虛心無蔽礙則自然光
明而萬善凝止止止者止而又止也陰陽
者流飛九星而以中宮得白為吉祥亦取
其虛空無礙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比心放縱不知所止則身雖靜而心不靜
故謂之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本外而徇之於內心知本內而黜之於外惟虛而已如此則鬼神將來與我並處而況人乎舍字應前宅字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古之帝之所行終而況散上聲焉者乎

前虛心之道乃萬物之所由以感化也乃禹舜之所以爲樞紐也伏羲几蘧所行以終身也而況衛君不過散雜之人耳何難化之有如言散卒散馬不與正數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言必以懽好而成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人之刑責）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憂思以致陰陽不調而成疾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粗糲食也不臧不精善也欲清者苦熱而欲清涼也言吾所食但執粗糲而不精善厨爨蕭然爨者不必苦熱而思清涼今乃朝受使齊之命而久飲氷此憂思之過遂成內熱非飲食之過也

[illegible]十

八

吾未至乎事之情

實也未曾做到事之實處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斛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天所命之理仁愛出於自然未嘗與此心相離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易更迭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
相靡以信

近者相靡服以信不待有言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
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兩處之言皆喜皆怒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如兩國皆喜則其言必有過相稱美處兩
國皆怒則其言必有過相詆訾處傳者所

以爲難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古書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巧而鬬力如漢書卞射武戲如起於戲巧無他姦計是爲屬陽卒恐不勝遂相侵年屬陰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野也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言虛如波之隨風故易以動行實常患喪失故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

若遇所與言之人施其忿怒不問情由則只得巧言偏辭如獸之將死不暇擇其聲音美惡惟覺氣息茀然不平而已於是有陰陽之患而並生心病

尅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尅核尅定而核實必欲與之求詳也

苟惟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此兩句是總括兩法言傳其溢言則過其則度乃是添益改其命令勸其成好則事危殆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美之成甚難歷久而後成惡之成甚速不

又於欲改

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何必作為巧偽以報白齊君但致楚君之

命而已又恐葉公以為迂闊終之曰此其

難者應上文天下之難者也

顏闔（魯之隱者）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

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殺物之心如出於天性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

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
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
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刑就則不湀隅又不可入其所好而與之
詭隨心和則不乖戾又不可表㩧於外而
　自矜伐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
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

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此豈徒然哉必達之入於無疵過之地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螳蜋以臂能當物爲才美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伐誇也而汝也幾危也積其誇汝之才美以犯之其身危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

生物則必殺全物則必決因而生怒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性之順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平聲矢以蜄盛溺

蜄蚌也以蚌飾器也

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

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僕緣僕僕然著馬體也虎馬之性以喻衛

太子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分户丝之百圍

圍量之也圍有小大不同有以一尺圍者有以八尺爲仞圍者此百圍以尺論下文三圍四圍以仞論也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伯匠石字遂行不輟弟子猒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

卷十 十二

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户則液樠（莫干切）

液出樠木上

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音現）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中山王文木賦謂有文理

夫楂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小枝摘去實而木液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二字句）乃今得之為予大用（八字句）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予求無所可用（處十）之日久矣幾（十三）為不識者所伐死乃今得匠石謂予不材遂得以无用為予之大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謂爲不材之木是相物也木固是物汝亦天地間之物耳柰何其相物若分別汝爲人木爲物則人與物旣各別安能相知汝亦幾死之散人耳又惡知幾死之散木

匠石覺而診（占也）其夢弟子曰趣（平聲）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彼旣趣取於無用則其爲社何邪爲社是又不能無用也

曰密若無言

匠石使弟子閉密無言似謂社樹有靈恐
知之

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

直但也彼亦但寄此身於曲轅耳以爲不
相知者强以爲社也名爲社乃詬罵厲病
之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翦伐也若不爲社亦無人伐之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
乎

凡且也者又進一步說彼其所保全此生者與衆人異而我欲以義理譽之不亦與之相遠乎言前此謂其不材固不是今若稱譽之亦不足爲彼輕重

南伯子綦

即南郭子綦居南而字伯

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

聚駟車千乘而隱藏其下將可芘其所藉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
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
大根則軸解(如車軸折裂)而不可以為棺槨咶(詩上)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二日
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
其大也嗟夫(子綦自歎)神人以此不材(以用也)
宋有荊氏(地名)(里)宜楸柏桑其拱把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切)者斬之
　所以棲狙猴者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者屋之高大而有名也麗與欐同屋棟也柳文小石城山記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去聲傍者斬之

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此又出一段有用之爲患故解之

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言解罪求
福也

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顙折故鼻高）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不可祭河神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與已通用）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
支離形不全貌疏名
頤隱於齊

○齊與臍同傴者不見其頤隱於臍間

肩高於頂

頭低而肩高於頂

會撮指天撮徐括切

臺笠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撮爲髻古者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

五管在上

管腧也五藏之腧皆在上

兩髀爲脅

脊在髀裏故以兩髀爲脅

挫鍼治繲

衣也能挫縫衣之針

足以餬口鼓筴播精

鼓動其筴以占即今人抽籤者也精精米

所以享神楚辭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

東十 十六

也播者陳之以享神也言能筴占并祀神

也

足以食似青十人

所得不止於餬其口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其間

恃其無用故不自藏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功役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斗為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行者宜任其所至若指畫所往之地而疾趨焉則困殆矣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迷蕨也蕨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曰迷陽託興言之

吾行郤曲郤音隙無傷吾足

以上因論語而附益之其下是莊子之言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之用也

上述櫟社樹商丘木故於此就木上結之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五